

陈云君 / 著
中国香文化宝典



燕居香语

中石题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云君 / 著

中国香文化宝典

燕居香语

比邻明慈敬籤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 / 陈云君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06-5253-4

I. ①燕… II. ①陈… III. ①香料—文化—中国
IV. ①TQ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0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5 插页 14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漫步云君居士《品香十九韵》

——《燕居香语》代序

玉泉老人

品香我拟赞一言，口议心思绝津关。
历代祖师不曾说，黄面老子莫知端。
根盘大地无形质，叶遍十方绝品观。
非木非火亦非烟，非定非乱亦非禅。
诸佛海会香云盖，瓣瓣心香化沉檀。
耶输曾赖平疑谤，香严童子悟心田。
经窗夜坐焚柏子，炉灰深拨发顿悟。
兀兀终日一炷香，懵懵浮生出迷雾。
文字语言标月指，香销雾散见真人。
真人本自堂堂露，刻舟求剑失其神。
品香主人忘情处，便是人生超越论。
虽云超越不离尘，是则名为上上根。
根尘脱处言思绝，无为无欲见香魂。
香魂诗魂自性通，清净光明即佛性。
菩提路上耀灵光，不假方便直透三关幸非幸。
君知否，戒定慧解脱知见五分香，达此品香真境方堪庆。

当阳拈出沉水檀，佛祖心灯赖以传。
此香岂属阴阳气，燃之无火亦无烟。
怀中取出凭谁献，不藉佛祖不藉天。

2009年4月13日改稿于北京法华精舍

附：品香十九韵

品香十九韵

君问品香是难言，恰似来参无门关。
乍解头香且慢醉，远近高下取其端。
应如诗吟起承句，犹在初境第一禅。
风轻云淡头香过，意正神凝到止观。
微合双目杂念息，穴开迎香证沉檀。
品香至此第二境，香从鼻参到心田。
庄生心斋坐忘处，渐修中谛成顿悟。
一片清水一片云，诗吟转处香如雾。
物我两迷香中身，也无檀沉也无人。
借来金磬引出定，明彻无碍已通神。
品香三境始知韵，俗兮雅兮皆凡论。
六欲流尽七情断，才得修正香性根。
品香果能香韵合，金声玉振全诗魂。
通神引鹤非吾兴，但从清趣养心性。
凌烟阁上空悠悠，莫问素王三闾幸不幸。
君不见，古来几人含香达天听，应是论琴听茶最堪庆。
韩寿偷香情何虔，风流荀令至今传。
旧墨新界朱丝格，心经写伴玉炉烟。
风檐雨窗凭消受，缥缈直上碧云天。

香之为道

明海

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信念：人们认识世界的六种感官渠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所对应的六种信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生命的迷失处，也是生命的觉醒处。当其迷失，根尘交接的刹那起作用的心叫“识”；当其觉醒，根尘交接的刹那呈现的心念叫“智”。“识”、“智”只是假名，都是当下一念的机用。然此一念或智或识，圣凡立判，迷悟天壤，染净两途。自性的沉沦在此，自性的醒觉亦在此。

然而，根尘刹那刹那交接，心识刹那刹那生灭，生命仿佛奔腾的江河，“逝者如斯夫”，我们又当如何在这电光火闪之间叩开觉醒之门呢？全部祖师禅的要点遂聚焦于此。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差异也在于此。前者系即心而明心，后者系即根尘而

明心。明心一也，而下手处迥异。如我们将如来禅称为“心识法门”，那么祖师禅不妨可叫做“根尘法门”。后者往往在根尘交接的刹那中完成生命的大转身。兹举古德悟道案例以资佐证：

1. 灵云志勤禅师，初礼大沩，久未契悟。一日经行，见桃花灼灼，大悟，作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是由眼根对色尘启发悟机的实例。

2. 百丈怀海禅师道场，一天大众集体出坡镢地。吃饭的鼓声响起时，有一僧举起镢头大笑便归，百丈禅师赞叹说：“俊哉！这是由观音悟入的法门。”——耳根对声尘启发悟机的实例。

3. 宋元祐年间（1086—1094），山谷居士黄庭坚在黄龙山参礼祖心禅师，请禅师示以修行捷要之处。禅师说：“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你怎么看这话？”山谷正要开口理论，禅师连忙打住：“不是！不是！”山谷更觉迷闷。一天，二人在山间经行，岩边桂花盛开，清香四溢。禅师问：“闻到花香了吗？”山谷说：“闻到了。”禅师说：“吾无隐乎尔！”山谷当下大悟。——这是由鼻根触气味悟入的实例。

4. 民国年间灵隐寺方丈慧明禅师，早先在众中为大众行堂，修苦行。每次斋时待大众食罢并将饭菜喂寺院一条狗之后，自己才吃剩下的饭菜。一日，照例吃狗剩下的饭菜，才一入口蓦然大悟：“原来狗子也有佛性啊！”自此慧解大开，机辩迅捷。蒋介石曾专往参访。——此是由舌根对味尘悟入的例子。

5. 宋朝道宁禅师，一日准备洗脚，在洗脚的间隙，他偶然读诵《金刚经》，当他读到“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这

一句时，忽然身心双忘，不经意将脚垂入沸水中，就在脚被烫的那一刹那，他蓦然大悟。——这是由身的触觉悟入的例子。

6. 宋朝真慈禅师一日在讲席听习《圆觉经》。当讲师讲至“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毕竟无体，实同幻化。”这一句经文时，真慈忽然有省，作颂曰：“一颗明珠，在我这里。拨著动著，放光动地。”后来他将此偈呈给讲师，讲师倒茫然无知。——这是由意根悟入的例子。

综上以观，心地的发明实在不离我人平常日用中根尘的交接，是之所谓“根尘法门”。这根尘法门遍及于我们生活的事事物物，时时处处。所以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大千世界，总是禅堂。这正是中国祖师于佛法、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在这里我们能以新的眼光检视生活的种种，以尊重警觉的心态体验人生的诸般况味，在形而下的庸常中碰触宇宙的终极大道。西方文化中感性与理智的矛盾，世俗与神圣的冲突，酒神与日神的张力于此消解无遗！

如同茶之为道一样，香之为道当由是以观，方见其魅力之所在！其实我们六根与六尘的交接，本来念念不息，未曾空过。但根尘若无特殊的刺激，于一般人实难回头醒觉。此所以要拈出茶，拈出香作入道的媒介也。以茶以香等作为冲击我人根识的方便，刹那回光，那心性的门就有可能豁然洞开，所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这是茶道、香道作为入道之门建立的究竟旨趣。除此之外，香之为道更有其不共的奇妙在。

《增一阿含经》说：“香为佛使，故须燃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香是众生与佛之间沟通的信使。这里的“佛”可以指外在的佛，更重要的是，它也指我们自心本具的佛性，在凡夫

首先表现为意识中深层的醒觉能力。而特殊的好香，可以促发这种能力的呈现。就像被派遣的特使，能使尊贵的客人现身一样。这正是为什么佛典中反复提到用各种形状、各种品质的妙香供佛的原因。所谓的“供养”是指以某种东西令之显现、增长的意思，如同浇水令树木生长一样。上等的妙香，从精神层面象征美善的德行，能令佛果显现；从物质层面，就是这妙香本身也能令行者深层的直觉智慧呈现出来。

关于气味和人们精神状态的关联性，现代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资料。他们发现有些香水有激发情欲荷尔蒙的作用，他们也发现，无论婚恋关系还是朋友关系的确立都与气味对人们无意识的影响有关，这恰恰印证了汉语“臭味相投”所蕴含的真理。“因为嗅球的鼻神经直通脑干区，而脑干区控制着无意识的直觉记忆和性欲”（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佛经中经常提到的沉香、旃檀香等妙香能提高人的醒觉能力并有利于原始性本能的提升与转化。

当然，香道仪程中环境的布置、参与者身心的收敛既是一种礼乐文化的熏陶，也可视作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戒定”二学。这是生起无漏智慧的道前方便。

津门云君先生，家学渊源，博古乐道，是我本人书法、诗词、茶道方面的老师。每座下听课或相聚论文论道，多有受益。现先生以《燕居香语》一书拈出香道法门，拜读之下，踊跃欢喜。因不揣浅陋，叨叨数语，以为辅赞云尔。

《燕居香语》絮言

李欣青

三四个个月前，在珠海“佛香霖”与云君先生品香、喝茶、聊天时，他说想写一本有关香文化的书，我当时有些好奇。尽管知道先生博才多艺，文思敏捷，著述甚丰，而他对沉、檀香品的频密接触仅仅是去年下半年之事。自那以后，他来了几趟广东、香港，又去了两回日本、一次新加坡，颇费了一些精力和财力，倒是收集了不少沉香精品。他是一个十分随缘自适、落拓不羁的人，性情所至，将香品遍送周边友人，一时间竟结出一个颇具规模的“品香帮”！

至于为香文化著书立说实属不易，无论形而下，抑或形而上，从哪个角度来写都多有难度。原以为他说说而已，至少短期内不会动笔。詎料一个月前他学生李悦为他发来一个邮件，打开一看：《燕居香语》初稿，洋洋洒洒十万余言！

云君先生提倡精致生活，他自己生活得也很精致。幸运的是他出身于世家，又生活于富裕之中，所以他的精致都能落实。特别是，他是个诗人、书画家，家学渊源，国学功底又颇深厚，他的才学大大丰富了精神境界的精致，所处所为能让他经常浸润于精致之中。如此说，先生在短时内成《燕居香语》大作，亦不出乎情理。

美好的气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自远古人类就认识了

香——能散发香气的植物五千年前就被人类广泛应用了。延续到近代,世界无论东西,宗教不分种群、信仰,都概莫能外地对香品珍爱有加。我在欧洲也常买西方的香精、香油,至今夫人每每以中东产玻璃薰香器皿燃薰香料,为客厅增加不少温馨氛围。去年以来又追随云君先生买香、用香、品香,对沉、檀等香品略有认识。但每感于中国既是沉香的产地,中国人也是世界历史上用香之翘楚,为何近几十年来却少有懂沉香者?后来悟到除了社会变迁的因素之外,还真如明朝周嘉胄所谓“马首杂红尘者,不乐于炉中碧篆”——人各有志,知香者少也罢,但沉、檀等香毕竟是养生良药,毕竟是高雅生活之上品。

据分析,沉香的主要成分为:沉香螺旋醇(agarospirol)、沉香呋喃(α -agarofuran)、桉叶醇(α -eudesmol)、卡基丙酮(benzylacetone)等。沉香是医学上珍贵的药源,在中医典籍中记载,沉香香气对人体作用可调节内分泌、刺激大脑皮层使脑细胞活化、加强心肾肝功能,使人头脑健康、心情愉快。《本草纲目》也说沉香能治呕吐、心腹痛、大肠气滞、腰膝虚冷、气喘、肝炎等病症。日本研究出沉香能强化心脏、抗癌,可见说沉香是养生良药不妄。

檀香70%—90%成分是 α -白檀油透醇(α -Santalol)、檀香脂(Santalyl)以及龙脑(Borneol)。其药用功效有安抚、抗抑郁、催情、收敛、杀菌、通气除胀、滋补等。历史上,檀香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权力和地位。东方人对檀香有一种传统和意识上的情有独钟,由于与佛教的关联,更使檀香带有神秘的色彩。东方人珍视檀香有其道理,首先,檀香是世界公认的高级香料植物,提取的檀香油是高级香水与香料产业中独树一帜的原料;其次,利用檀香还能生产出许多高附加值的产品,诸如人们喜爱的檀香香皂,檀香木工艺品等,用檀香木制成的各种宗教用品更是佛教活动中的上乘佳品。

沉、檀香及至龙涎香、麝香、藏红花等各类香品，由于各自的成分、功效，在日常生活、医药、工业乃至宗教之应用，其知识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绝非一本或数本书可言明。而云君先生从文化视角论述之，纵横捭阖，深入浅出，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论及高雅生活的香品和品香，书中所展现的，更是妙用迭出，精彩纷呈。

诚然，作为香文化的物质基础，无论香品、香烟、香气，其存在都是有限的、变化的，甚至短促的，然而当对香品的品赏从物质层面的切入——视与嗅，延展至精神层面的升华——感与悟，香文化的内涵也就远远超越了世俗的领域，于是，心智伴随着香气，瞬间或有限的存在跨越时空而进入一个自由、恒常的王国。苏东坡在探讨人与自然变与不变、瞬间与永恒的话题时谈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子之见虽与佛理尚有差异，但在品香入境中亦颇可借鉴，至少开启了一扇入境的方便之门。作为通识儒、佛二家的云君先生，自然会在书中深具见地，綦详备述。

有感于云君先生钟情沉、檀之物，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品香文化形而上部分尤为心许。云君先生笃信佛教，早年对基督的信仰也很深，以至每当执笔行文常有悲悯之心而导入宗教的境界，所以，他在书中对香文化的论述往往高处着眼，于人心收拾，冀由小及大式的“开太平”。云君先生又是个文人——毕竟读书人，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在书中更多体现了他的诗人风范，特别是他在论述品香的精神境界时以美化、诗化、禅化之论断，可见其洒脱自由的情愫。

《燕居香语》是一本谈“香文化”的书，是近来云君先生以其超前意识，开中国大陆“香文化”先声之作——更确切地理解云君先生之用意，应是为恢复并力图弘扬中国大陆香文化之作。中国大陆文化底蕴乃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积淀，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

族文化之先进，只因种种缘故在近世显得步履蹒跚，踟蹰不前，诸如“禅学”、“茶文化”似乎都让东邻日本尾随赶上并走先了一步。“香文化”也不例外，多年以来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的精英。其实仅以“茶道”、“香道”而论，不谈源头只论其“道”，“茶道”、“香道”是日本文化之精英不错，是日本“国宝”也可，但从“茶文化”、“香文化”的“大文化”视角而言，要皆未离“中华大文化圈”。先生每于清谈、著述之中时常流露这种识见，在本书中，他随处不离这种观点，每个谈点都是站在中华文化优越性上加以阐述。

云君先生以其儒人风度、佛子气概浸润于二家文化，出脱于二家神貌，对道家思想和修行也颇有认识，在这个背景之下谈香文化，使人读来备感亲切，受用不浅。然而先生平素又以其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欣赏（我曾戏言他有“日本情结”）而多加留心。我读过他论日本艺术的文章，无论日本茶道、能乐、和歌以及日本汉诗，都不失“知之甚深”。他在书中也谈了日本香道，篇幅虽不大，然见解之独到及深邃，非泛泛之论。

我是科技企业工作者，也喜好中国传统文化，与云君先生交好十数年，来往频繁，灯下、茶边常作长谈，蒙先生许我为传统文化之知音。近年又幸先生引导，得以亲近净慧大师，学习佛理。所以，每有聚谈多为经史诗书抑或佛学，时常为他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采所倾倒，也为其心念菩提行堪通的识见所叹服。他每有新作，无论是文集、诗集，我总是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云君先生的香学专著《燕居香语》付梓之际嘱我为序，我固欣然，但这本书于我通读不易，读通更难，唯有粗嚼细咽，慢慢反刍，至于作序，则勉为其难了。所幸上有当代佛门大德慧公长老之长诗代序，又有明海大和尚之序，先生也备自序，侧身其中我可滥竽充数。絮叨之言，不揣庸陋是为序。

2009年9月6日于珠海

自序

世界之大民族之多，我人可以凭借现代讯息得间接之知识。然欲深切了解之则甚不易也，其中各民族之习俗、风气更非仅以讯息即可明之者。举凡一族一地之饮食、衣着、好恶、信仰概莫能外，更遑论其思想文化矣。然则，虽如此而人类同一之处亦在在皆有，唯风俗异也。

此文专言“鼻端之事”——论香之为用正如斯言。从时间、空间言“香”，则四千年、五大洲无有不用香者。或曰饮水、食饭亦人类所同，诚然，而饮水、食饭初者无涉文化，渐次才有文化因子参入。无论文化成分若何，盖饮食端为人类必不可无者，故其文化则为“泛文化”成分矣。而品香、服饰、饮茶则非人类必不可无之物，无之于生存无大碍，有之则属生存中“精英文化”，此与饮食文化之区别耳。品香、服饰、饮茶三者之中

尤以品香文化更精于其中——亦更可有可无！所以品香文化虽早生于三千年前，亦最早泯于华夏大地之上，其他国家亦仅存在于上层人群。唯其如此，香文化从生发之日便宿命式成为某些特定人群、特定场所之专属，也注定很难普及，此正其日渐尖端、日渐稀少而泯失于普罗大众之因也。

社会发达人民生活富足之后，原来某些上层人群中之专属文化现象，往往会有更多受众，此近二十年来茶文化、红酒文化之普及，名牌服饰之动销，旅游业之发达，无不如此。于是好事者有欲推广香文化之动作，于此，期期以为难办！盖香文化或直曰“品香”，虽可与茶、酒、服饰、旅游同列为休闲文化之范畴，但唯其品香，却不能与以上数事同日而语，何也？茶、酒、服饰、旅游之于休闲可上可下，以时下之生活水准，普罗大众可选择处亦多。而品香则绝不同此，唯此事只有上品而无下品，只在最高层而无拾阶下。此中之因有二：一曰财力，二曰修养。品香文化之“形下”即所用之香品、香具等等必是精品，其值甚昂，所得又甚不易，是必有财力者也，有财又非唯一；品香文化之“形上”是以文化修养为品香文化之精神境界。品香文化之修养乃为华夏传统文化之修养，而其实又为传统文化之精英部分。唯此，品香文化所以不同于茶、饮食、服饰、旅游诸休闲文化之能普及。

即如上述，予明知此道之不易，何喋喋而有此《燕居香语》一文之作也？此亦无他，品香文化毕竟是吾中华传统文化之一部分，且是精品部分。作为对此文化有一孔之见者，适逢近时多有论此者，所以不能免俗，也学晒犊鼻褌也。

古之论品香文化之著作，亦不在少，而集大成者为明代扬

州人周嘉胄(字江左)所著《香乘》二十八卷“凡香名品故实,以及修合赏鉴诸法,无不旁征博引,一一具有始末”。(《四库全书》)所以《四库全书》编辑者又说:“南宋以来,有洪白、叶廷圭诸家之谱,今或传或不传,其传者亦篇帙廖廖,故周紫芝《太仓稊米集》称所征香事多在洪谱之外。”而称周嘉胄之作殚二十年之力而成。自周书以后,历五百年论香之书亦云少矣。

香论之少亦如品香之泯,洎乎民国以降,中国以品香为雅集者几绝于宇内,至三十年前台湾以其经济发展,虽孤悬海外一隅,却能延续弘扬中华文化并以茶艺一事为引,渐及品香文化有如刘良佑、林瑞萱、林传发等人倡品香活动,亦见品香之书籍行世。大陆、台湾隔睽既久,至二十年前始通音讯。余居中国大陆而不知台湾香文化情形,近日有友人出已故刘良佑之著作,予即随手翻阅一刻,见其识见亦尚精到,唯其所重乃香品之技术及诸香之始末,而于品香雅集称为“香席”,演香手法亦仿东瀛,至乎文化内蕴似觉未能发其底蕴。

感而言于友人,友人曰,君既出身书香世家,复又寝馈国学垂四十余年,更素喜香物,何不起品香文化于今日,倡此高端休闲文化于所知乎?予初不以为然,偶检所弃度之旧物,见有明、清代香炉数事,尤以曾入清宫所藏和田黄玉炉(乾隆内府造办处为配紫檀炉座)、明宣德款之铜炉(亦为早清所配黄花梨之炉顶,虽未必宣德,但为明代物无疑)可观,一时兴起,取所存沉香熏之、燃之,奇香绕于古器,陶然于吾庐,一时忘忧忘喜,不知是日何日,恍如慈氏所谓“众香界”之景况。日垂香尽,予慨然成《品香十九韵》古风一首,近三百字未易一字一

气呵成，此沉香助思之神趣欤！擢笔之际，即有写品香随笔之意。午夜月明，一觉而无眠，披衣灯下，又燃沉香一片，始定写此《燕居香语》。至于体制、书法则随香游走，不定其例但抒我意、但扬我华旧学之精华、但自娱于香趣、但与三数知者相叙香之品味而已矣！

至乎本篇旨趣：一、予既非采香者，又非商香者，是不知香之生产与行情；二、予之品香仅限乎自娱，虽有“鼻观一期”雅集之阐发，亦非有以教人之兴趣，唯愿与三五同好风清月朗、雨窗雪院或品茗或听琴，以为一时之乐耳。平素所学在儒、佛二家之间，故言香亦多限此二家识见之范围。唯此，《燕居香语》于简述香品之际，挂一漏万难免也。重形上而略形下，动手制作浅尝辄止也。予自诩文人，则“香语”重文事而轻技巧想当然耳。

《燕居香语》一篇，以予数十年寝馈休闲文化之所得，发贻于一时初谭品香之道。作时正在客边既无相对相语之人，手边亦少资料，文献更不能得之万一，唯以平时所知古今人于此道之论者撷取一二，矧又健忘，故不敢以平日所记之文，妄引为经典原句，是本篇引用经典较少抑或有误之故也。至于论及香品，却可籍之查考工艺部门，是于沉檀之属、麝龙之流不致鲁鱼豕亥之误也。另于本书所附诗、书为多笔者拙作，所摄香品、香具及雅集场景亦取自元初非借他人之旧影。

书尚未成而先有此序，盖一时之兴先期发之，待书成后不知能合此序之旨趣否耶。

乙丑新秋义宁陈云君序于香江行次